

少年罗比的秘境之旅

[美]罗伯·欧姆斯德 (Robert Olmstead) 著

林家瑄 译

最艰难的爱与救赎；

最黑暗的美国往事；

最冷酷的世界与最温暖的人性！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少年罗比的秘境之旅

Coal Black Hor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年罗比的秘境之旅 / (美) 欧姆斯德(Olmstead,R.)著; 林家瑄译.—南京:
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0.4

ISBN 978-7-5399-3732-8

I. ①少… II. ①欧…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当代 IV. ①I7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66570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0-2010-140

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:

COAL BLACK HORSE

Copyright © 2007 by Robert Olmstead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,
a division of Workman Publishing Company, Inc., New York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2010, Beijing Booky Company Ltd.

本简体字版翻译由台湾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

上架建议: 畅销书 · 外国文学

少年罗比的秘境之旅

著 者: (美) 罗伯·欧姆斯德

译 者: 林家瑄

责任编辑: 刘 霁

特约编辑: 董晓磊

版权编辑: 辛 艳

装帧设计: 张丽娜

整体监制: 一 草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150千字

印 张: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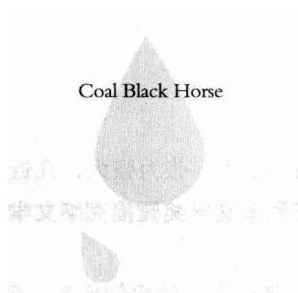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0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99-3732-8

定 价: 25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马的力量是你所赐的吗？他颈上的鬃毛是你披上的吗？是你使他跳跃像蝗虫吗？他喷气之威使人惊惶。

——《圣经·约伯记》

全球畅销书作家、媒体诚挚推荐：

- 这个故事技巧纯熟、感人、张力强大，几近完美。

——普利策文学奖暨福克纳文学奖得主 理查·福特

- 欧姆斯德是美国土壤孕育出的原创作家。他在这个充满男性气息的小说世界中，创造出一种充满活力的语言。

——福克纳文学奖得主 比亚斯·伍尔夫

- 令人催眠般沉浸在那个充满暴力的战争炼狱。作者写了一个关于家庭、忠诚和爱的精彩故事。

——《锅盖头》作者 安东尼·斯沃夫

- 沉静的暴力、哀恸的绝望、隐藏的诙谐。令人心碎感动。
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

- 年轻人们，希望自己尽快成年吗？这本书就是起点！

——《卫报》

- 深沉有力，令人回味无穷的叙事风格。
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

- 这个故事的力量惊人，简单却十分有力。

——《华盛顿邮报》

- 出色且十分吸引人……作者悲天悯人又充满感情地写下这个令人难忘的故事。

——《芝加哥论坛报》

- 在这个故事中，南北战争使一个男孩蜕变成男人。故事深刻有力而又充满诗意。

——Kirkus Review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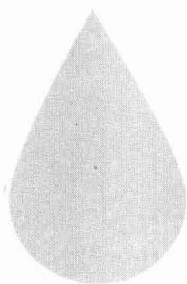
- 令人心神难安，却又充满救赎的力量。

——Bookmarks Magazine

.....

第一章	离家	_009
第二章	黑炭马	_019
第三章	死亡谷	_035
第四章	赶鹅的女人	_053
第五章	避难所	_071
第六章	相遇	_083
第七章	囚犯	_095
第八章	少校	_109
第九章	巷战	_123
第十章	父亲	_135
第十一章	法则	_143
第十二章	重逢	_161
第十三章	轮回	_173
第十四章	复仇	_189
第十五章	回家	_207
第十六章	团圆	_225
第十七章	新生	_241

Coal Black Horse



第一章

离家

Leaving home

他此时才明白，这趟旅程将会是多么悲伤，多么徒劳。
她送他走向死亡，这就是旅程的意义，而她别无选择，只能送他上路。

一八六三年五月十日，星期天傍晚。海缇·柴尔兹呼唤儿子罗比到大屋里。他从古老的原野走回家，走下高处的草地，沿着牧场围栏徒步而行。牛群正在草地边缘埋头吃草，舔食地上窜出的春草嫩芽。

他的步履蹒跚，膝盖前后摆动，肩膀左右摇晃。他的双手已像个成人，方方正正，手指前端逐渐变细，一头乱发垂在肩上。他的身体已经发育，往后还会长得更高，最近更是长得特别快。他曾在一夜之间就长高整整一英寸，当清晨降临，他觉得身体像被撑开了，全身都痛，一坐起来就忍不住大叫。

几只狗连滚带爬地站了起来，母亲问他那天早上在烦什么。最近她开始失去耐心，因为男孩和男人老是有暧昧难明的需求，总要冲动行事，那些事情他们明明还不懂，也无法解释清楚。在她心里，男人就像干旱的日子，或是突如其来的无雨暴风。他们来了又走，他们会痛苦渴求，会私下窃笑，自顾自地叫喊，仿佛察觉到天外飞来的无声召唤。男人永远像孩子，讨人喜欢又经常骚动不休，听觉如狗一样敏锐。男人就像月亮，每隔八天便要改

变一次。

他抓着头，手指卷弄着长长的头发。他觉得自己在夜晚被鬼魅攫获，因此辗转难眠，身体抽搐扭曲。

他告诉她，他不知道自己被什么附身。既然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当然不是故意要对她装聋作哑；但他认为，这个状况只是暂时的，就像其他事情一样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耐心等待，一切就会恢复正常。

“似乎是这样吧。”她说。

在那个寒凉如丝的春天傍晚，他沿着围栏走来，手上的山胡桃木杖咣啷咣啷地拖过木条交叠堆成的泛白栏杆。他想起离家上战场的父亲。他总是想着父亲，好像只要一个念头、一个字或一个手势，父亲就会来到身边。他对远方的父亲大声说话，对他发问，对他发表见解。睡前向他道晚安，醒来时问候他早安。他觉得，要是随时走过转角就看见父亲，看见他坐在凳子上，那也不奇怪。可能不久后就会看到父亲，甚至此刻就能相见。他出生的房间，就是母亲生他那晚睡的卧室。但父亲坚持说，他不是妈妈怀胎生的，而是他们捡到的孩子。他们发现他在水塘里游泳，或睡在牛槽里，或蹲伏在一颗橘色南瓜上，或躲在牛舍后面。

那天傍晚，一堆蚊虫聚集在他的头边，其中有一群初生的朝生暮死的蜉蝣，像是被丢弃的谷壳，鼓动着苍白的翅膀嗡嗡飞动，使逐渐转暗的天空出现无数皱褶。不到一小时前，他才看着它们出生，它们像天使一样飘逸地飞起，飞出石缝中汇集的溪

流，在满布大石的草原上画出银色弧线，坠落悬崖之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见母亲悲伤的声音。

当他走下高处的草地时，狗儿站在她身旁守候着她，姿态肃穆，瘦削的身躯紧贴着她。

一开始她只是轻轻地说，但他似乎无法理解。这时，她才用决断的语气重述：“汤玛斯·杰克森死了。”^①

“结束了。”她没看他，没想着他的双眼，只是越过他看着远方，话语中没有任何感情。他找不到自己能解读的暗号，没有任何暗示能揭露她的深层思绪。她的神色沉静，那表情只属于某种人，他们经历过无法挽回的事。事实无法改变，就这么简单。

他一手紧握着自己另一只纤瘦的手腕，换了只脚站着，仿佛这个动作能让他参透一切。他耐心等待，因为他知道，当她准备好的时候，就会说明一切。

“汤玛斯·杰克森被杀了。”她终于说了：“这样继续下去根本毫无意义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寻找能表达想法的字句。“这是个错误，我们知道得太晚，但错误已经酿成了。去吧，去找你父亲，然后把他带回家。”

她的话宛如从时光机中穿梭而来，她像一个年老的母亲，一个从古代穿越来的女子。

“我要去哪里找他？”他挺起肩膀踏稳脚步，让自己站得笔挺。

^①杰克森 (Thomas Jonathan Jackson, 一八二四—一八六三)，南北战争时期最著名的南军统帅，以骁勇善战闻名，绰号“石胆”，后因己方炮火误伤而死。

“往南走，然后往东进入山谷，再往北边走。”她说。

她为他缝制了一件有纽扣的紧身麻质夹克，饰有下士穗带，扣子是用锯断后漂白的鸡骨头做的。她告诉他，他当晚就必须离家出发，路上不得有任何耽搁，务必尽快找到父亲，一定要在七月前找到他。

“你必须在七月之前找到他。”她说。

在任何情况下，他都不能放弃自己的马。如果他和任何人正面遭遇，就说自己是个信差，要说得很急促，表现出匆忙的样子。除此之外什么也别谈，只能听别人话中的讯息，就像他现在听她说话一样。她还说，有些人会让大地的水、空气和土壤蒙上一层阴影，他在旅程中会遇到这种人，他父亲也是这种人。然后她停下来思索，接着告诉他：将来你也可能变成这种人。她的语气不带任何批判意味。

“对帮助你的人要千万当心，也要注意提防某些人的善意。”接着她面无表情看着他，要他为了安全起见，绝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帮助。

“不要相信任何人。不管是男人、女人或小孩，都不要相信。”她说。

夹克的一面呈暗灰褐色，以绿矾和胡桃壳染制而成。她翻到夹克的另一面，是蓝色的，还配上了相称的位阶穗带。她告诉他，必须视情况换穿夹克的两面，不管选择哪个颜色，都绝对不能失去戒心。

“找几把护身手枪，尽快去找。多拿几把，子弹永远保持上膛。子弹打完后，立刻把枪扔掉，然后从被你杀掉的人身上取走他的枪。如果觉得对方可能对你开枪，那就不要犹豫，立刻先出枪打他。”她说。

她说话的声音不大，听不出有任何慌乱不安。她很冷静，坚决地指示他，仿佛预料中的时刻终于来临，只是把早已决定好的事告诉他。

“是的，妈妈。”他静静说着，再对她重复她刚才的话：“先开枪。”

狗儿在颤抖，它们低声鸣叫，下颚喀喀作响。

“要记得，”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：“挺身面对危险，才能和危险擦肩而过。”

他还记得十二岁那年，她告诉他：你已经长大了，能在土地上工作了，但还要再过几年才能为土地而死。至少必须满十四岁，才能为土地而死。他现在正好十四岁。

等她发布完所有指示，他就从井里打上一桶冰凉的水，从胸口冲下，再用毛巾擦干身子。他摊开一件干净的麻质衬衫，套上黑色斜纹布裤和紧身夹克，再穿上父亲的平底皮革工作短靴。他方正的手掌和清瘦的手腕露出袖口，长裤裤脚在靴尖上收拢。他扯扯袖口，拉拉鸡骨头制成的纽扣，挪出空间让自己的胸膛舒适一点。

母亲注意到他长高了，她好像很惊讶。他的脸染上几片红

晕，因为她的声音带着母亲的温柔。但大部分的时候，母亲还是保持疏远的态度。他离开前，她没有让他先吃点东西，也没叫他先睡一下，更没要他等到天亮再走。

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她的视线才落在他身上，但是脸上没有笑容。她抬起手，他弯下腰，她迟疑了一下，摸到了他的侧脸，指尖在他的脸颊和脖子周围来回地抚摸，仿佛是个盲人，只能以手视物。随后，她抓住一颗扣子使劲拉扯，他觉得胸膛深处被扯痛了。

他此时才明白，这趟旅程将会是多么悲伤，多么徒劳。她是送他走向死亡，这就是旅程的意义，而她别无选择，只能送他上路。即使他能活着回来，她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，竟然让儿子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父亲的性命。

“你把外套脱掉。”她改变了心意，帮他解开纽扣，把外套袖子从他肩膀和手臂上拉下。“尽可能继续当个男孩，这段时间不会太长；然后再穿上这件染过色的外套，时候到了你自然会知道。”

“是的，妈妈。”

“你不会死。”尽管如此，她的脸上还是笼罩着阴影。

“是的，妈妈。”

“你会回来。”她的眼神忽然充满生气，双眼仿佛能看透未来。

“是的，妈妈。我会回来。”门敞开着，他看到了外面的一片黑暗。

“你要保证。”她要求他全神贯注看着她。

“我保证。”

“我会在这里等你。”她伸出一只手捧住他的脸，踮起脚尖亲吻他的嘴唇。

吻他的那一瞬间，她对自己的命令有些犹豫，但这个念头转瞬即逝，就像是神父伸出的祝福的手，碰了一下她之后就立即离去。他等她再开口说话，但她没有。他感觉她的蓝眼睛流泪了，弄湿了他的脸。她再度亲吻他，但这次更加急切，两人都明白，她必须让他离开了，于是她让他走。他往后退开，最后一次挥手，走出门外。

外面，山区清凉的空气缓和了忧愁，黄昏渐渐褪入黑夜。母亲的抚摸仍温暖着他的颈背，他的嘴唇仍因她的亲吻而发热。他为矮壮的灰马系好鞍具，马儿的双眼闪烁着珍珠般的光彩，他骑上马离开家园，走上铜头蛇路。黑暗笼罩四周，如果回头看，他不会看到母亲，只会看到狗儿坐在仍敞开的门口，它们的呼吸规律而缓慢，令人难以察觉。

过了大半个夜晚，他才离开家园的庇护，离开高处的草地和古老原野。他走下山中的蜿蜒小径，进入冷冽潮湿的山谷，离开迂回的山涧，骑马穿过巨大的山谷底部，那里的河上飘起轻雾。他经过树木和突出的岩石，星光被遮蔽了。山中夜晚宁静得很不寻常，月光不时被快速飘过的云朵遮盖，看起来很阴森，但在无云之处，月色穿越云层间隙照进山谷，让他一直沐浴在白色光芒